



龟兹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石窟

研究

朱英荣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

龟兹石窟研究

朱英荣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4.9.21.
No.0967871.

龟兹石窟研究

朱英荣 著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疆地矿局测绘大队制印厂印刷

781×1092毫米 1/32 印张9.875 210千字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547--220--3/J·183

定价:9.80元



序 言

古代龟兹(其疆域以今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库车为中心,包括拜城、沙雅、轮台、阿克苏、新和、乌什等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一块富饶、美丽的戈壁绿洲;其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中亚腹地这一段的咽喉处。在这条联接欧亚不同类型文明的古道上,它是一个中西贸易往来的枢纽与文化荟萃的中心。

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龟兹各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早已蜚声中外,而在龟兹文化中,佛教则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直至今日,在古龟兹地区仍然保留着我国最早开凿的佛教石窟群,如克孜尔、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玛札伯哈、托乎拉克埃民等。在建筑结构与壁画风格上,龟兹石窟与国内其它石窟寺迥然不同,故而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珍视和推崇。本世纪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涉足于龟兹文化和龟兹石窟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二十多年来,吾友朱英荣君潜心致志于龟兹石窟的研究,整理出一批资料,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我认为,朱英荣君对龟兹文化和龟兹石窟研究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龟兹文化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长期以来,关于龟兹文化的性质,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外国学者认为龟兹文化只不过是犍陀罗文化的翻版,他们不承认有龟兹文化,只承认在龟兹有犍陀罗文化;而一些国内学者则认

为,龟兹文化深受中国内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而认定龟兹文化基本上是中原文化在龟兹地区的移植。而朱英荣君从犍陀罗和龟兹的地理位置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入手,把犍陀罗文化和龟兹文化在艺术形式、佛塔建筑、佛的形象和诸神形象的异同,加以深入地鉴别比较,从而提出了自己关于龟兹文化性质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虽然龟兹文化受到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它的许多艺术观念、艺术风格、艺术技巧以及艺术处理方法来自犍陀罗,但是龟兹文化溶合了它们,改造了它们,把它们与地区的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这就是龟兹文化。所以说,龟兹文化的基本特性是龟兹的,龟兹文化的根是扎在龟兹的土地上的。”

第二,对库车诸石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类与分析。现在的库车境内保留了大量古代石窟遗址。过去,国内外学术界对库车石窟的建筑类型、窟形特征虽有论证,但缺乏详尽的分析。而朱英荣君经过自己多年的调查研究,对库车诸石窟的建筑类型、石窟窟形、石窟内出现的许多古文字题记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排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而为库车诸石窟的研究整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第三,对克孜尔千佛洞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本世纪初,一些外国探险家曾先后来到了克孜尔千佛洞,带走了不少珍贵资料。从那以后的几十年中,国内外许多学者先后对克孜尔千佛洞进行过研究。朱英荣君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克孜尔千佛洞进行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他从克孜尔千佛洞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形成的历史条件出发,首先探讨了克孜尔千佛洞形成的历史,并根据窟形和壁画内容提出了克孜尔千佛洞分期的观点。他还结合多年的实地考察,对克孜尔千佛洞石窟壁画中的涅槃画,进行了具有独到见解

的分析。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克孜尔千佛洞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朱英荣君 1961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尔后长期工作在克孜尔千佛洞。在二十多年里,他蛰居于戈壁深处,甘于寂寞,刻意求索,锲而不舍,遂取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又孜孜不倦,刻苦钻研,整理出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典籍,因而在龟兹历史、考古、佛教、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建树。在研究方法上他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分析问题力求深入全面,对每个问题、每个论点,他总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复论证,详细阐明;其次,他运用资料力求翔实,谙练地运用比较方法,探究了不同文化类型在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现象。

现在,我们把《龟兹石窟》(韩翔、朱英荣合著)一书中未收进的朱英荣君的论文编辑成册,旨在向国内外研究龟兹文化的学者和有志于研究龟兹文化的同志介绍其研究成果,以便进一步促进龟兹学研究的发展,弘扬这一古老文化的优良传统。

吴平凡

目 录

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	(1)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刍议·····	(28)
龟兹石窟艺术的美学评价·····	(37)
龟兹石窟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作用·····	(55)
龟兹石窟艺术中的人民精神·····	(71)
库车石窟概论·····	(85)
库车石窟壁画·····	(107)
克孜尔千佛洞形成的历史条件·····	(127)
克孜尔千佛洞的分期问题浅探·····	(153)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大乘内容·····	(187)
密教与克孜尔千佛洞密教画·····	(204)
克孜尔千佛洞动物画与佛经故事·····	(218)
克孜尔千佛洞涅槃画的几个问题·····	(232)
克孜尔千佛洞新1号窟·····	(251)
关于克孜尔千佛洞的几个问题·····	(257)
附 录 龟兹历史编年·····	(265)

CONTENTS

Kuca: Economy and Culture	(1)
On the Kuca Frescoes	(28)
Aesthetic Appraise of Kuca Frescoes	(37)
The Role of Kuca Frescoes in the Artistic History of China	(55)
The Popular Spirit in Kuca Frescoes	(71)
Kuca Grottoes	(85)
Kuca Frescoes	(107)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Kizil Grottoes Emerged	(127)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Kizil Grottoes	(153)
Mahayana Contents in Kizil Frescoes	(187)
The Tantric and Tantric Paintings of Kizil	(204)
Animal Paintings of Kizil and Buddhist Legends	(218)
Notes on Nirvāṇā Paintings of Kizil	(232)
The Grotto No. 1(new) of Kizil	(251)
Some Problems about Kizil Grottoes	(257)
Appendix: Chronicle of Kuca	(265)

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

恩格斯说：“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 and 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①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以下三个原理：1、经济关系是在地理基础和外部环境的既定条件下发展的；2、经济基础中包括生产和运输的技术装备；3、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按照恩格斯阐明的上述三个原理的思路，我们想就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的关系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中介型经济与开放文化

古代的龟兹经济具有中介的性质，这与龟兹的地理环境密

^①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98~201页。

切相关。

龟兹位于中亚腹地。中亚腹地地域辽阔，从东到西几乎越过整个亚洲中部地带的一半路程。它北倚天山，南以昆仑山为界与西藏相隔，东部的边界达到祁连山地区，西部则紧靠帕米尔高原。在中亚腹地的天山山脉与确尔达格山、库鲁克达格山、塔里木河之间形成了一个从南到北宽约 300 多公里的富庶地带，这就是古代龟兹之地。

尽管天山山脉为龟兹提供了一道连续不断的屏障，但是仍不能避免北方游牧部落对南方绿洲和商道的掠夺性袭击，因为天山山脉空相隔一定距离之处都被山路、隘口所突破，成为穿越天山山脉的通道。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禄迦国，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痿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愈甚。”

据著名地理学家丁谦先生之考证：“跋禄迦即汉书姑墨，唐书作亟墨，在库车西四站，今拜城县也。凌山即今木素尔达巴罕。木素尔，冰也。达巴罕，岭也。由拜城西北度冰岭，盖溯木哨喇河行，与今阿克苏城北所设驿站异道，以彼为通衢，此为捷径也。”^① 这就是当年玄奘穿越天山山脉的一条路径。

后汉桓帝永寿四年(公元 158 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列

^① 大唐西域记。

亭诵》发现于拜城东北黑英山乡之喀拉达格山麓博者克拉格沟口，诵文刻在岩石上，记述了当年刘平国率孟伯山等人在此斫山石作孔治列亭之事。按“亭”为汉朝的一种地方行政组织。《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亭”之所在，往往有馆舍，可供食宿，起馆驿的作用。1928年，黄文弼先生曾到拜城调查刘平国刻石之事，后来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说：“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门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可见这是一处重要的交通隘口。黄文弼先生还说：“循博者克拉格沟口北行，经六站，可抵古乌孙之地的伊犁河地区。这就是当年乌孙人穿越天山山脉进入龟兹的一条通道。”

斯坦因也说：“余以为天山山脉虽峰连岭接，然实有机会使北方游牧民族得侵入绿洲断绝商路纵横之南路。是种机会，系因山障间在每年中之一定时期，皆有通路，可资运输之故。自天山极东之库尔雷克塔格岭(Qarliq Tagh)起，稍西为高仅2745米之巴里坤达坂(Barkol Davan)，一年之中，其地至少以七月可以通行驼马，故颇便于侵掠古代商路锁钥之哈密。吾人由中国史册得知，巴里坤以北，数世纪中曾为匈奴及以后诸游牧民族频至之所。盖自博格达雪岭(Bogdo Ula)之两侧，经低于海面之大石头、达坂城诸地，以至平畴绿野之吐鲁番，实为易事耳。”斯坦因还说：“过吐鲁番东南，经天山以外，而至焉耆低谷。此处系降自尤勒都斯草原者，实历来游牧民族侵入塔里木河流域东北隅之孔道，再西为库车，原野平旷，显为自尤勒都斯、帖克斯两地越天山进攻之地。阿克苏与托什干河(Taushgan Darya)流域，亦复相同。由伊塞克湖附近之草原，经拔达岭(Bedol)及其他途径以达此间，均能不感重大困难。至越天山以进逼喀什噶尔、特利克(Terek)及吐鲁格爱特(Turug Art)两

路，几终年可以通行也。”^①

葱岭(帕米尔高原)为龟兹的西部屏障，但从自然地理条件观之，它与天山山脉相比较，却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即其地虽属高寒山区，然极少险峻山岭，游牧民族仍可以在海拔 3355—3965 米之地放牧。所以，帕米尔高原与天山、昆仑山之冰峰雪岭显然大相迳庭，这就使古代人类在塔里木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之间的贸易来往、文化沟通，成为可能。

大体说来，葱岭中有多条东西走向的峡谷，都属能为人畜通过之便道，其中有两大干线最为重要：一为南干线。从喀什噶尔绿洲，经塔什库尔干，越慕士达格，取道瓦克吉尔向西，过瓦罕溪谷，至古代大夏、大月氏、吠哒之都城拔底延；一为北干线。从喀什噶尔绿洲，沿喀什噶尔河上溯，越伊尔克什坦，经阿赖高原，沿苏尔克阿不河，到达大夏中部的巴尔赫。

周谷城先生也曾对这条道路作过下列表述：“自疏勒经过葱岭之 Alai 谷(即阿赖高原)到妫河上游为一段。自妫河上游，可分三个路向：一北向入妫河东北各地；另一南向入印度；其中一线由大夏向西，入安息、波斯等处，此也可称为一段。自安息、波斯到地中海东岸，最后入希腊、罗马为一段。”^②

古代的大夏是东西方交通的汇合点。从中国的长安出发，越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道经喀什噶尔，再由葱岭南北道至大夏，以大夏为枢纽，连接大宛、康居、安息、条支、大秦。这条经过中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黎巴嫩和意大利的长达 7000 公里的古代丝绸之路，龟兹恰居其中。这种有利的地

^① 孙守先译《亚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历史上之影响》，载《地学杂志》第 19 卷第 4 期第 260—261 页。

^② 周谷城《评斯坦因的〈古代中亚之遗迹〉》，载《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 年生活书店版。

理环境，使龟兹在东西方的经济交往中起了一种中介人的作用，产生了一种中介型经济。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一书的说明中，谈到1966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一座出有唐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墓志和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文书的墓葬里出土的纸鞋中，拆出了《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的残纸，残纸中有如下的文句：

上缺“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

上缺“驰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绢价□”

上缺“□□别有百匹绢价财物及□鞍衣裳”

上缺“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

上缺“不达到龟兹”

残文中所记的弓月城，其地在今伊犁河北伊宁附近。据《唐书·地理志四》的记载：“……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北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蝥失蜜城，渡伊丽河、一曰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

这就是说，从龟兹可以到达弓月，从弓月可以到达碎叶。而从碎叶又可以到达锡尔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的中亚各城市如江布尔、塔什干、安集延、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然后再与西来的丝道相连接。

这条道路，在历史上出现较早。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7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征康居郅支单于时率领军队所走的就是这条路，后来，唐玄奘赴印度求法之路线与这条道路也大略一致。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自碎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屏聿，此曰千泉……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坦罗斯城。又西

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笈赤建国。又西二百里，至赭时国（此言石国），国西临叶河。”

按千泉，即明布拉克，在今江布尔城之东；但逻斯城，即今之江布尔城；白水城，即今之马丹尼城；恭御城，即今齐尔齐克与帕尔塔拉齐克之间；笈赤建国，即今之养吉—巴沙尔；赭时国，或作柘折、柘支，即今之塔什干城；叶河，即今之锡尔河。

由此可见，高耸的天山与葱岭并没有把龟兹与外界隔绝起来，而是在这条艰难险阻的东西通道中，使龟兹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地理功能，即经济和文化交往中的中介功能。试以上述所引的《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为例，残文中提到的“李三”，显然为一汉人，是他们把中原地区出产的丝绸织品通过河西走廊和天山北道或中道，运到龟兹，作为一个中间的集散地，然后再以此为中间站，往北越天山通过热海道运往中亚各城市，或往西越帕米尔高原通过葱岭南北道运往中亚各城市，然后再由中亚商人运往西亚、北非和欧洲。周谷城先生曾说：“汉唐时代，中西的通商往来，必须经过葱岭，而以葱岭东西许多地方为国际市场。”^①当时的龟兹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类似的国际丝绸市场了。

除了汉族商人外，也有很多中亚商人在龟兹地区定居下来，把龟兹作为其商业转运的中间站，从事长途的丝绸贩运业务。羽溪了谛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一文中说：“他们（指翻货罗人）居留的地方不限于赫色勒（即克孜尔），广延到塔里木盆地

^① 周谷城《评斯坦因的〈古代中亚之遗迹〉》，载《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年生
活书店版。

北边一带诸地，勒霍(Le Coq)在这地方探查研究的报告，末了说：……到第八世纪的中叶，在有意味的古代库车、喀喇沙尔或者到吐鲁番止，都被觊货罗人所侵略，他们占有诸地。”^①

按“觊货罗”为中亚古国，《隋书》、《北史》、《唐书》称“吐火罗”，其地在今之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间，即今之阿富汗北部。

依不拉音·穆提依同志在《古代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一文中说：“在天山南北的各重要关隘，都设有经商的粟特人的村落。”^②

按“粟特”亦为中亚古国，《后汉书》、《晋书》称“粟弋”，其地在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即隋唐时的康国一带。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康国》引《西番记》说，粟特人皆是商业上的能手，男子五岁时学写字，少解即令学商业，善于获利。《唐会要》卷九十九《康国》中说，粟特人生子必让食蜜，手中置胶。这是希望其子长成后，常以说甘言，又持钱时如胶之粘物，让彼等巧于商业，争分铢之利。所以，凡利之所在，粟特人足迹无远而不至。

总之，古代的龟兹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各国商人云集其间，从事在龟兹过境的东西方土特产品的买卖，这样，在龟兹就出现了一种中介型经济。

在这种中介型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龟兹的开放性文化。

由于龟兹境内居住着来自各国的商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带来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更由于

① 《西域佛教研究》第63页。

② 《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龟兹的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政策，不仅允许不同民族文化的存在，而且努力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使之与古代的龟兹文化相融合。龟兹绛宾王学习汉文化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生动例子。

汉宣帝时，龟兹的绛宾王娶乌孙汉公主的女儿为妻，数次赴长安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微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以至龟兹邻国都讥刺他为“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其乐于吸收外来文化到了这等程度，从而使得古代的龟兹文化具有更多的开放性。

从宗教上来说，龟兹属小乘佛教地区，因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从库东地区所发现的佛教经典以“说一切有部”的种类为最多。汉译阿含经就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本子，从其基本教义来说，属小乘佛教的经典。所以，马里奥·布塞格里说：“在宗教上，库车和巴米羊一样，是一个小乘佛教的中心。”^①

佛教“说一切有部”主要分布在古印度西北克什米尔、犍陀罗等地，因此龟兹的小乘佛教是吸收了克什米尔、犍陀罗等地佛教文化而成长起来的。

但是，“龟兹虽属小乘教地区。然大乘佛教颇占优势。近从龟兹地方发掘的古写本中，发见大乘佛教史迹不少。”^②公元1890年，鲍威尔(Bower)在库车附近获得贝叶佛教古写本，经何诺(R·Hoernle)的研究，认为是孔雀王咒经及其它药法、咒法、占卜之梵文写本。据《大唐西域记》卷三《乌仗那国》的记载，彼处僧徒“特闲禁咒”。按“乌仗那”又称“乌长”，其地在今之巴基斯坦北部。而孔雀王咒经属大乘佛教经典中的密藏部分。这

① Mario Bussagli《Central Asian Painting》P70。

② 东初《龟兹国之佛教》，载《西域佛教研究》第334页。

样，龟兹在宗教上又曾吸收了来自乌仗那的大乘佛教文化。

同时，从龟兹石窟壁画中还可以看到拜火教传入龟兹的痕迹。拜火教产生于波斯，公元3世纪以后曾成为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随着萨珊王朝势力的扩张，这时的拜火教大规模传入中亚各地，也传入到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拜火教徒认为火是光明、清静、创造、生的象征，因此他们多穿白色衣服。现在，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可以看到很多穿着白色衣服的人物形象。

从语言文字上来说，古代龟兹通行两种文字，一是汉文，一是龟兹文。黄文弼先生曾在库车一带的古城遗址中发现了汉文文书，如在沙雅县西北通古斯巴什旧城中发现《李明达借粮契残纸》，所书年代为唐大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大历为唐代宗年号。大历仅十四年，大历十五年已是唐德宗建中元年。又有《白苏毕梨领屯米状》，书于唐大历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又有《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残纸》，只书丙午年，不记年号。其余如石窟岩壁间的汉文题记为数更多。^①根据周连宽先生的考证，认为“汉唐时代汉语在龟兹颇为流行，龟兹人民习用汉语者，必非少数”，“从两汉至南北朝，龟兹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都用汉文。”^②

龟兹文，又称乙种吐火罗文，它是用婆罗谜(Brahmi)字母书写古代龟兹人口语的一种文字。婆罗谜字母是所有印度文字的祖先，形成于公元前8—7世纪。公元1世纪时，印度商人把婆罗谜字母带来龟兹。到公元4世纪时，龟兹人民已开始借用此种文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龟兹文。到公元6

① 周连宽《屈支国考》，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第59—60页。

② 周连宽《屈支国考》，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第59—60页、第60—61页。